

考斯道夫佛羅貝爾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生於法國魯昂，他底父親是一個歌爾。十九歲的時候到巴黎學習法律，和文不綴交，從此就專治文學。後來曾漫遊西班牙等處，父親死了以後，奉母回故鄉，住在塞因河畔的克魯賽，努力創作，此後雖然曾旅行希臘、埃及小亞細亞及地中海諸島，然而大部天涯，全在這裏寂寞孤獨地消磨過去。

佛羅貝爾底作品和在俄前而的巴爾扎克，或在他後面的莫泊桑相比，實在不算多，然而他底作品卻沒有一篇不是傑作。他一共有四部長篇小說，三個短篇小說。那四部長篇是波華瑟夫人、薩朋波、情感教育和聖安東尼之誘惑。那三個短篇是一個簡單的心、聖妻利安、傳說和墜落。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劇本，即候補的人和心之館。這些作品在發表的時候，很受人家底攻擊，政府且認爲是敗壞風俗，所以他打算寫一篇小說，名叫鮑瓦爾和白扣昔，來嘲諷當世，可是還沒有做完，就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五月八日中風而死了。

佛羅貝爾乃是近代寫實主義之先覺，他底作品一出世，寫實主義的時代就開始了。他本是一個極端的藝術熱愛者和藝術至上主義者。他說：『人生虛無，藝術才是一切。』爲了求美，因而對於文字便非常審慎。一字一語，無不求其確當，如此便不自覺地成爲寫實的作品了。據蘇俄所記載，當他訪問佛羅貝爾的時候，正遇着因爲佛氏高聲朗誦自己創作的小說，他的母親竟因而徹夜不能睡眠。他服膺『才能即是長期的忍耐』這一句話，每日工作十小時，從不間斷。

俄國批評家梅賴考夫斯其評論佛羅貝爾道：『有許多藝術家對於美，多少以抽象的性質去考量，而佛羅貝爾卻完全相反。他對於美的態度，好像守財奴的對於金錢，野心家的對於權力，戀人對於戀愛。他的著作，完全和苦心孤詣的結果的自殺一樣。他以全身全意集中，以和狂人一般的熱心，殉教者一般的服從，聖劇上的僧侶一般的虔敬去從事藝術。』

他底學生莫泊桑也記述着他底話，說世上沒有相同的二粒砂，二匹蠅，兩隻手，兩個鼻。他說：『你從立在門口的一個雜

貨商人或者一個在吸煙的門房，或者站着一輛馬車的旁邊走過的時候，你應該巧妙地描寫出他們是有如何樣的神氣。這種描寫，應該使我們一讀之後，立刻不致於將這個雜貨商人與門房限別的雜貨商人與門房纏錯。你應該用一句話來表明現在立着的馬和前後後所有的五十四馬的不同之點。」

他又說：「不論我們要說的是什麼東西，要將他表現，祇有唯一的名詞，要對他賦與運動，祇有唯一的動詞，要對他賦與性質，祇有唯一的形容詞，我們應該苦心搜索，非發見這個唯一的名詞動詞與形容詞不可。僅僅發見了這些名詞動詞形容詞底相似詞，千萬不可滿足，更不可因為這種搜索困難，使用隨便的詞句來搪塞了事。」

這就是佛氏有名的一事一言之說。因為他抱着這樣的態度，所以他寫作起來，就自然而然地是寫實的手法了。

我這里所譯的聖安東尼之誘惑，雖然是一個純粹幻想的作品，卻也不失去佛氏寫實的精神。內中較一個修道的隱士，怎樣從夕陽剛下山的時候起，到黎明止，受着各種各樣的誘惑。雖然他終於看見耶穌，沒有爲魔鬼所屈，可是作者卻精細地大膽地把他底塵心完全暴露出來了。他並不責罵這個塵心，也不頌讚這個塵心，然而讀者卻覺得這個塵心是很自然的。真的，世上有誰是能夠排除「七情六慾」的呢？我們底「神」性和「人」性永遠在衝突着，所謂善惡，也不過是這兩者消長底結果而已。這本書底每一個讀者都是一個安東尼，每一個人都受過類似的誘惑，有的屈服於誘惑之前，有的卻克服那誘惑，人之好壞，大概就是拿這一點能力之強弱來區別的吧。

本書由小泉八雲譯爲英文，我就是由他底譯本翻成中文的。在正文以前，他寫了一個緒言，分章地把全篇故事說個明白，我也譯了出來，這樣可以使讀者便於瞭解，不致弄不清楚了。

買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剛剛跨進大學的「新鮮人」。第二個學期因爲害了一場病，便輟學在家裏。我用幾年的閒暇看了許多的俄國戲曲，同時又譯了本書底一部份。匆匆地一個學期就如此消磨過去了。以後回到大學，簡直沒有時間再譯這個東西，到後來簡直把它忘了。等到再將它從書櫥角里拿出來時候，相隔已經有兩年半光景。那是一個暑假，天氣炎熱異常。我現在簡直不信我竟有那樣的本領，在九十度以上的下午，伏在一隻茶几上，儘管皮膚因爲流汗過多而泛了白，卻

（在提賜德（註二）一個山嶺上，一個平臺，回轉作半月形，被大的岩石包圍着。

隱士底矮屋顯現在後面。這是用泥和蘆葦造成的，平頂無門。屋內可以看見一個水瓶和一個黑麵包，還可以看見，在這房間中央，一本大書安放在一塊木柱上；這裏那裏是編籃的碎片，兩三張蒲蓆，一隻籃，還有一把刀橫在地上。

離這茅屋約摸十多步，一個高高的十字架豎在地上；在這平臺底另一端，一棵年久的扭曲的棕樹斜倚在深淵之上；這山底兩旁都是直立的，尼羅河在絕壁底腳下正像一個湖。

左右的風景都被岩石底屏障擋住了。但是在沙灘底邊界，像沙灘底巨大的延續一般，無限的美麗的灰色底波動，一簇緊隨着一簇展開着，在它們回轉的時候，漸漸地昇高變遠些，在沙漠之外，利比亞（註三）連脈形成一座粉白色的牆，被紫色的霧微遮着。對面太陽正在沉下去。北面底天空是一片灰紫色的淡抹，而在正大頂上，紫色的雲鋪集着像一叢叢的大鬃毛，向蔚藍的天空伸展過去。這些殘燭之長條帶着較暗淡的色彩；那空碧處轉成虹暈似的淡青；那些灌木，那些小圓石，那大地，現在都顯得堅硬如青銅，通空浮動着金色的塵沙，美顯得好像和光之波動混合起來一樣。

聖者安東尼，長鬚長髮，穿一件羊皮衣服，盤膝坐在地上，在編織着蒲蓆。當太陽隱沒的時候，他發了一聲長嘆，於是凝望着天際，說道：——

「又是一天！又是一天過去了！然而我從前是沒有這麼不幸的，破曉以前我開始我底祈禱；於是我走到江邊去取水，然後斜上披着皮，走上崎嶇的小道，一路上唱着頌主詩歌。於是我整理我茅屋中的每一件東西來娛悅我自己。我便要製造我底用具，我設法將我底蒲蓆做得完全一般大小，將籃子做得輕巧；那時候最微細的工作現在看來竟是很艱難或很痛苦去完成的義務了。」

「於是到了一定的時間我停止工作；當我張開兩臂禱告的時候，我覺得有一股慈愛之泉從天之高處流下來進入我底心。現在這泉水乾掉了，爲什麼呢？」

（他慢慢地來回踱着，在岩石底環圈之中。）

「我一離開家屋，一切事情都譴責我了。我母親倒在地上了，死了；我姊姊從遠處叫喚我回去；另外一個，安潔那麗亞，她哭泣了；我每晚在水池邊總遇到這孩子，當她帶一羣牛去喝水的時候，她跟在我後面跑。她底腳錫在塵埃中閃耀發光；她底長袍開又到腰部，在風中飄逸地撲動。那帶我走的老年人的隱士喊着她底穢褻的名字。我們底兩隻駱駝不停地向前奔跑；自從那一日起，我再不看見那些人了。」

「起初我選擇一個法老王底墳墓做我底住所。但是一個魔法流播到地下各個宮殿裏去了，那裏面的黑暗因古代香料底煙霧而更濃密起來。從石棺底深處我聽見一個悽慘的聲音發出來，喊着我底名字；還有，我突然地看見那些畫在壁上的可憎的東西活動了；於是我逃到紅海之濱，躲在一個毀損的砲臺裏。在那地方我僅有的同伴乃是在石縫中爬行的蝎子和在蔚藍的天空中不停地在我頭上迴轉的老鷹。夜裏我被腳爪所撕裂，被嘴啄所咬嚼；柔軟的羽翼打刷我；可怕的惡魔在我耳朵裏尖叫，將我摔在地上。有一次我竟被一羣到亞歷山大里亞去拜聖跡的人救了出來，他們帶我跟他們跑走了。」

「於是我努力向那善良的老人狄狄馬斯請益教訓。他雖然雙目失明，然而關於聖經的知識竟沒有人及得上他。當授課完畢的時候，他常叫我將臂膊給他靠住，如此我們可以在一起談天。於是我領他到攀涅姆（Panama）那地方可以看見非洛恩（註三）和大海。於是我們順着驛站回轉去，與各民族底人民接觸，連身裹熊皮的息米立人（註四）和用牛糞塗身的恆河底裸體學派（註五）也遇到。但是街道上常常發生爭鬪——或者起因於猶太人拒絕納稅，或者起因於暴民想把羅馬人驅逐出城，而且那城市羣集着薩士——美泥茲，伐倫泰訥，巴西來低（註六）阿利阿（註七）諸人底徒從——大家都說法獨占我底注意，來跟我辯論，並且來說服我。」

「他們底談話時常回復到我底記憶上來。我設法將它們從我底頭腦裏驅逐出來，然而不能成功。它們磨難我！」

安東尼注視它們。

『呵，我是怎樣地願意跟隨它們呵。』

『我又怎樣地常常妒忌地凝視着那些帆篷好像羽翼一般的長大的船，——尤其在它們正將我在隱宅裏收到的東西，運載他去的時候！我們過的是怎樣的快樂的時光！——怎樣的情感之傾瀉！沒有人能比安東尼更使我更興趣了；他告訴我他到羅馬城的旅行，告訴我那些繁榮，告訴我那大戲場，告訴我卓越的婦人底虔誠和一千件別的事情！——和他分別真使我難受，爲什麼我竟固執地繼續着這種樣子的生活呢？假使我伴着尼特里亞（註十二）底僧衆安守着，我一定可以過得很好，因爲他們曾經這樣懇求過我。他們分居在小洞裏面，然而仍舊互相來往。每星期日一個號筒將他們召集在一個教堂裏聚會，那裏面可以看見三根皮條掛着，那是用以處罰失職者，強盜和闖入者的，因爲他們底教條很嚴厲。』

『然而他們並不是沒有一點娛樂的。那些信徒們將雞蛋，果子帶給他們；連用以拔出腳上的刺的用具也有。普里斯培理（Priscilla）附近有葡萄園，住在帕皮拿（Paphna）的人有一乘竹筏，他們用以出門去尋找食糧。』

『但是我像一個牧師一般好好地爲我底弟兄們服務。一個人做了牧師便能幫助貧民，掌管聖禮，並且在各家族之上執行威權。』

『加之，一切俗家人並不一定是可憎的；這完全看我自己去選擇而已——譬如說——做一個語言學家或者一個哲學家。我就可以在我底房裏蘆葦鋪地，箝記簿永遠放在手邊，青年們圍繞着我，一隻桂冠掛在我底門上，做一個記號。』

『然而在這些樣子的勝利之中實在含着太多的高傲了。一個兵士底生活也許還可取些。我那時候壯健而勇猛；勇猛得可以結牢軍用器械底鐵鍊——可以走過黑暗的森林，或者，佩着武器，披上甲冑，走進焚殺的城市……也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我用錢去買某座橋上稅務局裏的收稅人底差使；旅行者便會告訴我許多奇怪的事情，告訴我奇怪的故事，同時還將包裹在他們行李裏的珍奇的東西給我看……』

『亞歷山大里亞底商人在節日便在卡諾帕斯（註十二）江上遊船，用蓮花杯喝酒，手鼓底音樂使沿着江邊的客店發』

料過去，修剪成圓錐形的樹木保護着幽靜的田園以抵抗南來的風。那崇高的房子底屋頂斜倚在細瘦的廊柱上，廊柱排得如一種格子上的條板一樣緊密。穿過它們底間隙，那躺在長樹上主人可以看見展開在他附近的平原——獵人在麥田裏——榨酒器將葡萄製成飲料，牛羣在踏出麥來。他底孩子們繞着他在地板上玩耍；他底妻子彎下身來吻他。」

（背着薄暮底黑暗，這裏那裏出現着動物底尖形的口鼻，直而尖的耳朵和明亮的眼睛。安東尼向它們走前去。於是起了一陣小石子蹣跚的聲音，那些動物逃走了。這是一羣豺。）

有一隻留着沒有動，用它底後腿站起來，半彎着身子，擡起了頭，滿含着挑戰底神氣。）

「他多麼美麗呵！我真想輕拍他底背！」

（安東尼吹噓着誘他走過來。那隻豺不見了。）

「呵，他是走去加入其餘的了。怎樣的孤獨！怎樣的厭煩！」（苦笑。）

「這真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火裏將棕樹枝彎成牧人用的杖，結起籃子，將蒲蓆用針縫在一起——於是拿這些東西和遊牧之民交換那種嚼碎牙齒的麵包呵！不幸呵，不幸呵！這個將永不完結嗎？自然還是死亡的好！我再不能忍受了！足够了！足够了！」

（他在地上踹着腳，瘋狂地在岩石中間衝來衝去；於是停住了，氣喘着，眼淚狂流出來，側着身子躺在地上。夜頗靜寂；繁星在跳動；祇有蜘蛛響出的爆裂的聲音可以聽得見。）

十字架底兩臂底影子橫在沙上；哭泣着的安東尼看見了它。）

「哪，我就這樣地軟弱，哦，我底上帝勇敢，讓我從這裏站起來！」

（他走進他底茅屋，撥開一堆煤渣，找出一塊燒着的燃屑，點起他底火炬將來放在木桌上，於是光亮照着那本大書。）

「或者我看使徒行傳——是的——不論什麼地方！」

「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縋在地上。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註十三）

「那末主願意他底門徒吃一切東西……而我……」

（安東尼保持着思慮的神氣，他底下領垂息在胸上。被風吹動的紙頁底窸窣聲，使他又擡起頭來；於是他念道：）

「猶太人就用刀擊殺剿滅一切敵人，任意待他們仇人……」（註十四）

「於是來了被他們殺死的人民底數目——七萬五千。他們曾經受苦到這般利害，而且，他們底敵人就是真實的上帝底敵人。爲他們自己報仇將這些拜偶像者來殺戮，他們一定覺得多麼地愉快呵！無疑地那城市一定塞滿了死人，花園底門限上，樓梯上，一切屋子裏，一定堆滿了屍首，而且堆得那麼高，使門戶也不能依着樞紐推動了……可是請這兒我竟讓我底頭腦盤據着殺戮和腥血底思想……」

（他換一處翻開了書。）

「當時尼布甲尼撒而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註十五）（但以理二章四十六節。）

「呵！這才公道！太上將他底先知擡舉在君王之上，可是那皇帝將他底生活消耗在宴會之中，永遠快樂地驕傲地喝着酒。然而上帝罰他，將它變成一隻畜生，他用四隻腳走路！」

（安東尼開始笑起來；於是張開兩臂，不自覺地將書頁翻亂了。他看到這一句——）

「伊賽加看他們來便歡喜，他給他們看他房子裏的馥郁的香料，金子和銀子，並種種值錢的香物和軟物，及另一間房子裏的器皿，和一切他寶庫裏所有的……」（註十六）

「我能够想像出那個光景來；他們一定看見值錢的寶石，金鑽石和代立克（註十七）堆疊到屋頂。一個人有了這樣大的財富之積蓄便不和其餘的人們相同了。當他處理着他底財產的時候，他知道他掌管着無數的人類底努力之總成績——好像各民族底生命都被他吸盡而貯藏起來，他可以隨便用出去一燻。這實在是列王一件值得贊揚的預防之策。連那最聰明的王（註十八）也沒有忘記這個。他底海軍爲他帶來象牙和人猿……那條路在什麼地方？」

（他很快地翻着書頁。）

『呵！在這裏！』

『示巴女君，聽見所羅門因奉主名而得的名聲，便來到了，要用難的問題試探他。』（註十九）

『她怎樣想到要去誘惑他的呢？那魔鬼的確會設法誘惑耶穌！但是耶穌勝利了，因為他就是上帝；而所羅門，或者憑着他底魔術底知識，這是崇高的——那科學！因為這個世界——如一個哲學家有一次對我所說的，乃是一個整體，各部分相互影響，和人體之各器官一樣。科學使我們明瞭一切事物之自然的愛好和自然的離絕，而管理它們……所以，要變動那看來似乎是不可改變的法則實在是不可能的。』

（於是那十字架底兩臂所造成的兩個影子，在他面前突然伸長而刺射出來，它們變成了兩隻巨大的號角。安東尼喊起來——）

『救我哦，我底上帝！』

（影子縮回到它們底原處。）

『呵……這是一個幻像……沒有別的。我底頭腦再要磨難也是沒有用的了！我不能做什麼事情……絕對不能。』

（他坐下來合攏兩臂。）

『但是……似乎我覺得那是來了……然而「他」爲什麼要來呢？而且，我沒有完全知道他底詭計嗎？我拒絕了那個含笑送我小塊的溫熱而新鮮的麵包的可怕的隱士，拒絕了那匹打算將我放在它底臀部上將我載走的半人半馬的動物，和那自稱爲慾之幽靈的十分美麗的在沙霧中出現的黑孩子！』

（安東尼站起身來匆促地來去躡着，先走到右面，然後走到左面。）

『由於我底命令這繁集的神聖的隱士才得建造起來——住滿了僧衆，大家在羊皮之內穿着駱駝毛的喪服，人數衆多，足够組成一個軍隊。我醫好過遠地來的病人，我驅逐過惡魔，我曾和鱈魚一起渡江，君士坦丁大帝寫給我三封信，曾經和

我爭論過的，巴來雪斯 (Balacius) 被他自己底馬撕成碎塊，當我再現的時候，亞歷山大里亞人爲了要看見我而奪鬚，在回去的路上阿塔內細阿他自己保護我。然而有什麼事情是我沒有完成的？這三十多年我曾住在沙漠中不斷地呻吟！像依柄比阿斯 (註二十) 一樣，我曾在我底腰部負擔三十八磅的銅膏，像馬卡里阿斯 (註二十一) 一樣，我曾袒裸我底身子受昆蟲底針刺，像佩康抹斯 (Paconius) 一樣，我曾不閉眼睛度過五十三個夜晚，而那些被斬首的人，被赤熱的釘子懲刑的或者被活埋的人，或者還不如我有功德，因爲我底一生不過是一個延長的殉教而已。——(安東尼放鬆了他底腳步。)

「世上一定沒有人處於這樣的說不出的不幸底情況之中的！慈悲的心逐漸少起來了。我不再收到什麼人底任何東西。我底大衫破完了。我沒有拖鞋——連一隻襪也沒有！(註二十二)——因爲我已經將我所有的一切都分給貧民和我底家人，所剩下來的簡直不值一個奧寶，可是我自然應該有一點錢去購置我工作上所必需的用具哦，不用多！一個很小的數目……我自然很省儉地用它。」

「尼西亞底長老們，穿着紫色的長袍，坐在沿牆排列的座位上，好像波斯底道士；巨大的筵席款待他們，榮耀圍繞着他們，尤其是帕夫紐斯 (Paphnutius)，因爲他自從戴克里先 (註二十四) 之虐殺基督徒以後，他就成爲一個獨眼的跛子了。那皇帝幾次吻他底盲眼，多愚蠢而且，那樞密院底人員竟有着這樣的不名譽的人。一個西徐亞底主教，提阿非羅 (Theophrastus) 另外一個波斯底主教，約翰！一個看守野獸的人，斯匹立提翁 (Syrion) 亞歷山大太老了。阿塔內細阿必須對阿利阿教徒表示更多的和愛，如此才可以從他們得到租地。

「然而他們會做出一點來嗎？他們不會聽我的那和我爭辯的——一個有捲曲的鬚子的廣長的青年——對我底理論說出吹毛求疵的駁難；而當我尋找字句來說出我底意見的時候，他們大家都攤出了他們底邪惡的臉龐向我就視，像土狼一般喊叫着。呵！爲什麼我不能使他們被大帝發配出去！或者還是叫他們受鞭笞，被磨碎，而看他們吃苦！我自己是吃够了苦了。」

(他斜倚在他底矮屋之旁顯出乏力的神氣。)

『這是因爲我節食太長久了；我底精力離開了我。假使我能吃——只再一次好了——一片肉的話。』（他疲弱地半闔了眼。）

『呵！一點牛肉……一縷葡萄咬成……凝衣的牛乳在一隻盆子裏顫動着……』

『但是什麼東西找到了我？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我底心在擴張，好像海洋在暴風雨之中湧漲一樣。一種說不出的虛弱在壓損我，溫暖的空氣似乎將婦人頭髮底香氣吹送給我。沒有婦人到此地來；然而——』

（他凝視着岩石之間的小路。）

『她們打那一條路走過來，在太監們底黑臂膀擡着的牀中搖擺。她們走下來，攙着因震蕩而沉重起來的手，跪在我面前。她們告訴我她們一切的煩惱。人間的享樂底慾望熬煎她們；她們情願死去；她們在夢裏看見上帝在呼喊她們……這時候她們底長袍底邊緣落在我底腳上。我推開她們。『呵！不要！』她們喊道，『還沒有哩！』我將怎麼辦呢？她們快樂地接受我加在她們身上的任何懺悔。她們要求最難的事；她們懇求分擔我底苦難而和我住在一起。』

『我好久不看見她們了；或者有幾個會跑得來吧；爲什麼不呢？假使我能突然地再一次聽見那發自諸山之間的驢鈴底叮鐺呵！似乎……』

（安東尼爬上小路進口的一塊岩石，斜倚過去，兩眼向黑暗中射視。）

『是呵！那面，遠遠地我看見一羣人在走動，像一隊旅行的人在找路。『她』在那兒……他們走錯了。』（喊起來。）

『這邊來來！』

（回音重覆着來來他底兩臂落下，呆掉了。）

『多麼可恥的我！可憐的安東尼呵！』

（於是突然地他聽得一聲微語——『可憐的安東尼呵！』）

『誰在那兒說！』

（風吹過岩石底間隙，發出和音；在那些混亂的響亮的聲音中，他辨出語聲來，彷彿那空氣自己在說話似的。它們是低的，緩緩的，嚙噬的。）

第一個：『你歡喜女人嗎？』

第二個：『還是大堆的銀錢的好！』

第三：『個一個閃亮的刀』（於是）

其餘的：『一切人都敬慕你！永眠！』

『你要將他們殺戮完盡，是呀，你要殺戮他們！』

（同時物象改變了。在絕望底邊上，那棵生着一叢叢的黃葉子的老棕樹，變成一個婦人底身體，斜倚在深淵之上；她底長髮在風中波動。

安東尼掉轉身子向着他底矮屋；於是承托着書頁上印滿黑字的大書的那隻小凳在他看來似乎是一簇叢林上面棲滿了夜鶯。）

『這一定是火炬造成了這個奇怪的光底玩意兒……待我熄滅它吧！』

（他撲滅了它；朦朧更深了，黑暗無涯。

於是空中突然地忽現忽滅着——最先是一片水；然後是一個娼婦底身材；一隻廟角，一個兵；一輛車子有兩匹白馬騰躍着。

這些景像好似一陣陣閃光突然地出現着——在夜之背景上畫着輪廓，像製作在烏木上面的紅色的圖畫。

它們底進行加快。它們排列而來快得令人目眩。又有時候它們停留不動漸漸轉白而消失了；或者飛掉了，其餘的立刻接上來。

安東尼閉上他底眼簾。

它們增加了，圍繞着他，環攻他。一種說不出的恐怖將他佔有了；他再沒有生之感覺，除了上腹底一個猛烈的收縮而外。雖然他底頭腦裏騷動着，他知道有一個莫大的靜默將他和世界隔開。他設法說話——不可能！他覺得他底生命底一切組合都破碎了，消融了；——於是，再不能抵抗，安東尼跌仆在他底蒲蓆上面。）

(註一) Thebaid——古時埃及最有名之市鎮，為南部首府。

(註二) Libya 希臘對於非洲之混稱，此特指北部諸山連脈。

(註三) Pharos 亞歷山大里亞海灣中一小島。

(註四) Gimmerian 同為神話上的和歷史上的民族，神話上的息米立人為荷馬所提及，住在北方海上，被包圍於永久的大霧和黑暗之中。歷史上的息米立人居住在阿速夫海上和亞洲底撒馬提亞。以後為西徐亞人所驅逐，入愛奧尼亞和伊利里斯。

(註五) Gymnosophists 相傳為亞歷山大王在印度尋見之一哲學派之徒，若輩皆裸體或半裸體而遊行，不肉食，專事於冥想。

(註六) Basilides 加密山一教士，嘗而羅馬皇帝嘉思德西安作許多重大事件之預言。

(註七) Arius 一著名作家，反對永在之神及世界之同質，為君士坦丁大帝所寵幸。阿利阿爭辯之發起人。

(註八) Gnessus 克里特著名之城市，為邁諾斯王居住地。

(註九) Serapis 埃及之神，他底信仰在托勒密王朝時代介紹到希臘。

(註十) Athanasius 亞歷山大里亞之主教，因他所受的苦難和他對於 Arius 及 Arius 之教義的反對而著名。

(註十一) Nitria 埃及一地城，有二鎮與此名稱同。

(註十二) Canopus 埃及一城市，距亞歷山大里亞十二哩，因塞累匹斯廟而出名。

(註十三) 使徒行傳十章十一至十三節。

(註十四) 以斯帖九章五節。

(註十五) 但以理二章四十六節。

(註十六) 天主教通用之臘丁文聖經列王紀四，二十章十三節。

(註十七) daric 波斯之古金幣名，一面有弓手之圖。

(註十八) 指所羅門。

(註十九) 同前列王紀三，十章一節。

(註二十) Eusebius 彭撒利亞之大主教，爲君士坦丁大帝所寵幸。著作大都已失去。

(註二十一) Maurinus Aelius 之子，與姊 Canace 通姦，後爲阿坡羅之教士。

(註二十二) obole 古希臘銅幣名。

(註二十三) Nisaea 亞洲一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在此評判阿利阿爭辯。

(註二十四) Dioctetian, Valerius 著名的羅馬皇帝，加於基督教徒之殘酷的虐殺 (A. D. 303) 是他統治底最不能忘記的事件。

二

(於是一個龐大的影子，比任何自然的影子更爲狡猾，四邊裝飾着別個影子，在地上顯露出來。

這是魔鬼，倚在茅屋底頂上，它底翼上帶着——好像巨大的蝙蝠，它底小東西一般——那七大罪惡；它們底鬼頭可以暗淡地辨出。

眼睛仍舊閉着，安東尼陶醉於歇息底愉快；於是將四肢舒直在蒲席上面。

他覺得這蒲席十分柔軟，並且還要柔軟些——因此它變得似乎鋪了褥子一般；它高昇起來；它變成了一張牀。牀變成

了一隻小船，水輕潑着船邊。

左右昇起兩片長續的舌形的土地，俯瞰下面的耕植的平原。這裏那裏是一棵棵無花果樹。遠處有鈴子底玲瓏和皮鼓與歌唱者底聲音。這是一隊往卡諾帕斯先睡在塞累匹斯廟裏求夢的人。安東尼懂得這個事，被風所推動，他底小船在兩岸之間消行着。草紙葉和紅色的女神花比人身還大，屈向着他。他躺在船上，船頭有一枝槳在水裏拖着溫暖的風。一陣陣吹着，兩條的蘆葦互相磨擦，沙沙作響。於是碎波底嗚咽漸漸模糊了。一陣沉重的疲倦壓在他身上。他夢見他是埃及底一個隱逸者。

於是他醒了，吃了一驚。）

『我做過夢嗎？一切都是那樣地明顯，我竟不能相信我是在做夢了！我底舌頭在燃燒。我渴了。』

（他走進矮屋，在黑暗中無目的地摸索着。）

『地上是濕的，難道下過了雨嗎？這是什麼意思！我底水瓶碎成粉屑了，但是那山羊皮』（他找到了它。）

『空的——完全空的！要走到江邊，我至少要走三個鐘頭的路，而夜是這樣地黑，我竟不能看見我底路了。』

『我底腸腑裏起着咬嚙。麵包在那裏？』

（尋找了好一會之後，他拾到了一塊還不及一個雞蛋大的麵包皮。）

『什麼被討吃了嗎？阿咒它的！』

（於是他憤然地將麵包擲在地上。）

這動作剛發生，便出現了一隻桌子，上面放着一切的美味。印着像天蛾身上的細紋的條子的亞麻布，散着光耀的波動，布上面放的是大塊的牛肉羊肉，大的魚，不去羽毛而燒熟的飛禽，留着皮的走獸，有色的果子幾乎像人類底臉，一片片生涼的冰和紫晶底酒壘互相輝映。安東尼看見桌子中央放着一隻野豬，每個毛孔都在冒氣——臄子疊在腹下，眼睛半閉着——想到能够吃這樣的動物，使他十分愉快。於是許多他從前所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出現了——黑色的雜拌，果醬，

黃金底顏色，羹肉菜裏面的香菌好像池面上的睡蓮一樣，碟子裏的起泡的牛乳輕白如雲。

這一切東西底芳香，聯着海洋底鹹味，山間底涼味，樹木底香氣，向他撲來。他張大他底鼻孔到了極度，他底口裏流着涎水；他私想他有了眼前這些東西，便足夠他一年，十年，一生了！

正當他張大了眼睛注視着這一切食品的時候，別的東西出現了；它們堆積着成爲一個角錐形，每一隻角都在纏縮着。酒開始流溢出來——魚在跳動——血在碟子裏沸騰——果醬凸出了好像求情的唇皮——那桌子昇到他胸部一樣高，最後齊到他底下額——桌上現在祇有一隻盆子和單零零一塊麵包確確實實放在他面前了。

他伸出手去抓那塊麵包，其餘的麵包立刻出現在他底掌握之中。

「給我的……完全這些然而……」

（安東尼突然縮回來。）

「換去本來那一塊啫！來了這許多！這那定是一個奇蹟，好像我們底主所做的一樣！」

「但是爲了什麼目的……呵！其餘的這些事情都有點不可思議惡魔，離開我走開滾！」

（他踢開那隻桌子，它不見了。）

「再沒有什麼了嗎？——沒有了！」（他吸了一口長氣。）

「呵！誘惑是利害的，然而我多麼高妙地將它推開了呵！」

（他擡起頭來，同時蹣跚在一件發響的東西上面。）

「呵！那是什麼？」（安東尼轉下身去。）

「怎的一隻杯子！準是一個旅行的人將它遺失在這裏了。實在沒有什麼希奇……」

（他弄濕了他底手指，揩拭起來。）

「它發閃光——金屬，可是，我不能看清楚……」

（他點着了他底火炬，細察那杯子。）

「這是銀的，邊緣上鑲着胚珠，底上有一塊紀念章。」

（他用指抓挖出那紀念章。）

「這是一枚錢幣，約摸值七八個特來克馬（註二）——再不會多了！這沒有關係！就用這點我便可以毫不費力地爲自己買一張羊皮了。」

（火炬突然一閃，照亮了那隻杯子。）

「不可能的是呵，完全金的，堅實的金子！」

（更大的一枚銀幣出現在底上。這銀幣下面他還看見許多。）

「呵，這數目……大得足夠買三條牛……和一小方地！」

（那杯子現在裝滿了金塊。）

「什麼！什麼……一百個奴隸，兵士，一師……足夠去買……。」

（那邊緣上的顆粒脫離了成爲一串珍珠項圈。）

「有了這樣珍奇的寶物，簡直可以贏得皇帝底妻子！」

（突然一搖，安東尼將那項圈滑到他底手腕上。他左手握杯，右手揚着火炬，使它照在杯子上。像一股水在泉底流溢出來一般。金鑽石，紅玉，和藍瑤玉，完全和印着列王像的一塊塊金子混雜着，在永不停止的川流裏，從那杯子裏流出來，積在沙地上成爲一個閃爍的小山屯。）

「什麼！怎的斯推脫（註一）Oras，代立克，雅利安錢幣，亞歷山大，狄麥多流（註三）托勒密（註四）愷撒——卻是他們沒一個有得這末多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了！我不再揆苦了這些光芒怎樣地迷眩着我底眼睛呵！我底心漲溢了！這多麼愉快是呵——是呵——還要多！永遠沒有滿足！我一刻不停地將它丟在海裏也沒有用，爲我留下來的仍舊是永遠